

中
西
紀
事

中西紀事卷之三

江上蹇發

互市檔案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夏。臣請開海禁。報可。于是設權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船。爲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卽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廈門、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滅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于是英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又時來往于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爲奸宄。蓋其時通市于廣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于七年合詞控于大府。得稍
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
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于甯波。舟山尙未置縣。商船出
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
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于定海。部議從之。乃于定
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
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
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
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于浙之甯紹台道。
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粵兩督聞之。以其利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船雲集。日久閒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出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劬綢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口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爲龍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費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旅廨。聞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然許粵關積年規弊。奉

旨詰責。飭將洪任輝出旱道押赴廣東。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

皆以爲不便。而德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治
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唐八旬萬壽。入貢天津。乘間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
其使臣馬甘尼。一作馬夏爾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

時

上以遠人嚮慕。誠欵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
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於通市天津。又欲援俄
羅斯往例。遣人寄在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口立恰
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華夷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開讀。

敕諭。自不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于舟山。猶思逞志于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搆兵。懼其播問于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款貢之語。乃于六十年。復具書幣由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爲陳奏。於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
的蜜地方。助天朝大將軍。討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
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既甚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
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萄亞實主之。乾隆間
定制歸并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
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駝之歸國。又澳夷但輸船鈔。不似
諸番船貨於稅。英人自通市于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
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爲逆旅。其形

使無過澳門。而爲葡萄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爲援。尤陰恇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陰相制馭。故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戍。實則藉詞窺澳也。葡萄亞人覺之。乃告于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夷陳謝。仍以佛郎西爲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秘之。而其事已浸聞。

于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附商舶來粵。譯其表
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構衅。恐其播謠于中國。以間我。蓋自
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
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他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
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爲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
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畱畵。毋使
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右度路利者。
一作禮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間。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乃竣。今度路利占澳門。爲補半計。大府聞之。卽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萄亞所得有。乃我

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戍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船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連怨。度既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夷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船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直。虛聲恫喝。夷倖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聞封船之事。對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卽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佛乃言于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稿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勦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衅。遂許以兵退開船。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船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曰調與。

天朝玩織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艙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于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
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
謹。然所以朘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課稅
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
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貲本。皆自國帑借領。
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對檄飭布政司
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
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
亦出其中。遂分爲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薄怨生。屢

思藉貢輸忱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銛方入覲。攝事者爲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上遣大臣戶部尙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諭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部。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覲儀注不答。時

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輻車皆落後。蓋惡其不肯循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賚。禮服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辭而

睿庶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却其貢不納。卽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失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迎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粵督蔣攸銛。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建。怏怏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回澳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斥爲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爲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大府。時大學士李鴻章在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植。朱

在粵素有威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拏通事下獄。洋行懼。誤開艙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桀黠者。果以八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艙。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刺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于八年秋有大班某。挈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爲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即自大。翻不許行中人乘輜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擊謝某究治。瘦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砲于夷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遣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

去兵炮。然速遣夷婦回國。于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俟稍愈當卽遣之。大府掘稟完案。不復根追。夷婦卒逗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爲援例之常。而邊衅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于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聽擅自出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爲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息。嗣因公司乾沒庫帑。不能償。又于三十年後。復請展限。限滿則虧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與日多。駸駸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

道光十年後。屈指例限將屆。

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

據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爲十四年事然和約卑以是年來粵爲盧

制使所逐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數而已

遂乘機裁革前例。

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利。英之富商皆以爲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于制馭。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爲奸。反以爲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盧坤調任兩廣總督。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得信。卽遣領事一人名律勞卑者。以是年秋至。

澳由澳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慮非其國主

所遣。

是時有御史奏稱律勞卑帶領兵船進至黃埔。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布置嚴密。旋即皇恐悔罪。請領紅牌

出口。云云。蓋但知其駭逐律勞卑之事。而其時大班來粵。實出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粵。粵督奏聞。奏中仍理前次督臣請寄信遣大班來粵之案。是此時之駭逐有因也。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

六年。繼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立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不管貿易。蓋欲仍聽散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貨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攜一妻一子來粵。名爲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粵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

欽差大臣查辦來粵。飭令各洋將躉船鴉片悉數繳銷。首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稟覆稽延。拘其奸商顛地等。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槍撤去沙文。沙文即洋商買辦見後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遵諭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挫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爲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夷貿易。是時邊衅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閉關封

港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

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爵不及衆。必須示以大公。今以英夷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夷。一例峻拒。未免良莠不分。設各夷稟問何辜。臣等卽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輪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協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

旨如議。然是時如彌利堅港脚等國之貨船。雖奉准開艙。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

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用兵以來。關課短絀。所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夷攔阻。泊在港外。守候開艙。遙遙無期時。

上已授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有觖望于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

陳奏等因。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置臣體察夷情。如其怨恨有因。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

洋以阻梗牽留。輒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餽以甘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急欲開船。反爲英人作說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腳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銜尾而進。于是彌利堅商人首請開船。復陳明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琦相以事關割地。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濠鏡不得。屢思

于附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之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之志矣。迨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炮台以易之。相國方欲請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粵東始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

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于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鄧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

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港。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內地也。三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卽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韻珂方蒞任。臚陳八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英夷在定海通商。然自浙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挈眷居住。見浙撫致自門三帥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逞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

進步之念。況得甯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旦入寶山之郭。扼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令換給泉州。而濮馬等

馬即馬利
通見後

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當粵東初開港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照。回至澳門住冬。不得逗留在省。挈眷寄居。亦不得于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白入城。迨白門之役。濮馬等意在弛禁。遂于約內載明五口通商。准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賃屋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

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大府但據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挈斧入城之舊檔例。禁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彌利堅人不與。佛郎西亦後至焉。續聞通商事定。相國耆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者。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准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闖入粵東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疊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坵英彌海船出沒于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議撫通商之大畧也。

方英人之要撫于粵也。粵之神民獨慕之。適賂款事定。英兵登岸出北門。過蕭關三元里。鄉民聚眾創之。義律幾不免。詳後卷踰年白門議款時粵民方與團練之局。與英人為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署相見。以為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濮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之。濮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省河。挾兵請入城。粵人集團練為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翰知眾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船通市如初。咸豐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欵。原議百中取五。

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於欲援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爲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子起衅。于是公使水師提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要我。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克。遂襲沿河炮台。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於約法蘭西爲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西人月報作埃爾首請更定貿易條款。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間至粵。于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

二月英法連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繫舟甲歸之于夷。八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以上俱詳後卷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久之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換約。奏聞。

上調稅則之款。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駟同往。是年八月欽使及四國使臣先後到滬。于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爲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年

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值估計。載明納稅定數。議十年一修改。時值洋藥上稅。定每百觔納海口稅三十兩。經欽使等復與三國議立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款。與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八款無涉。見後卷中。議定。桂相奏請令該三國赴都換約。遂有九年不遵原議。闖入大沽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乘入西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畧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徵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

格林沁帥兵禦于大沽口。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大沽北岸之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夷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酋巴夏禮。繫之京師。八月初七日。夷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兵禦于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啟蹕狩于灤陽。恭親王奕訢奉

旨留守京師。二十二日。夷兵襲海淀。恭王退駐彰義門外四十里。夷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巴夏禮。議撫英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夷酋于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殊論。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于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于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又于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欵。定自滬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出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
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
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

旨允行之張本也。

撫事既成。英人欲逞志各省。以專通商之利。尋據英酋卜

魯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
即牛庄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並稱第十
海口。款所載長江一帶。擬于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商。請咨湖
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于是恭王奕訢等
奏請籌辦通商善後章程。並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
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
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頒給
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于內閣部院
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輪

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於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於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庄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繳。於將原照會一並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於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

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尋據恭王等又酌定新設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

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粵中舊檔。參以西人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自十九年邊衅以後。則皆得之聞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令人不可思議。于是論者皆謂中西之衅。自燒烟啟之。今載攷前後。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鴉片也。

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僧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陰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萬里遠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爲怪一自貪吏侵漁奸商掎克彼以求利而來終于失利而返能無怨謗之沸騰邪明之倭禍始于中官繼以商僧終于豪貴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四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

粵東海關專其利藪。未幾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益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益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據此則初定稅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二兩。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二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員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于八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則

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于本國。于是帶兵船講論。而干戈之衅以起。書曰。若頽木之有由藥。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于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烟土而予關吏以把持。唆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胥僧之尤者而懲之。必使番人

憬然于生計之羸絀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精靈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福竝行。制夷撫夷之策。似無踰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圖塞其流。一旦決隄潰防而莫之遏。雖籍十七省商民廢著之貲。不足以填其無厭之壑。有識者觀于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嘆。以爲其戎首興于關市。其厲階梗于封疆。則甚矣漏卮之失。輕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衅起于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懲羹吹齏。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于外洋。而外洋實有資于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祛瘴不

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死生。但使關市持平。蠻夷嚮化。則其趨之也如慕。羶其甘之也如食。甚又何取乎夷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覆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夷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負固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況違抗封艙。歷有成案。當其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羈其船隻。不准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炮臺絕其兵船窺伺之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于定海之陷。及大角沙角之役。逆情

顯著。彼其貨船在外。邊肯深試于不測之淵。此又禁之
毋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于粵東之自撤藩衛耳。若
使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于
天朝。即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后大張曉諭。許
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船。斯時若被英人攔阻。在其
素所役屬之港。鄒雙鷹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勅
敵如法郎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
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据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
口。正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
虎門已失。无可把握。若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大

張通商之論。則制夷兵者。即在夷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速其寇讐邪。英人求戰不得。開船無期。仍必由法。彌二國爲之講解。又豈敢索烟價。索香港。以肆吠聲邪。予謂文忠燒烟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範。亦以此煞費苦心。況其時守虎門。則關天培。守沙角。則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藩衛不撤。卽極其鬼蜮之伎。不過棄疾于閩浙間。而如粵東者。固已搯其吭。而拊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翱翔。以縱橫于海上邪。然則琦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粵中撫事之局。賂款六百萬。名爲追交商欠。實則按十九年燒烟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尙無包藏禍心之事。至于壬寅以後。華夷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啟之。如約內五口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厲禁。載入約中。識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隴望蜀之求。至于番人不准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敘入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與地方官衙署相見一條。遂爲後來入粵人開口實。卒釀成咸豐七年攻踞粵城之變。又如粵東已給商虧六百萬。江甯議和。不聞劃抵突。又增入軍

費一千二百萬。遂啟後來天津新議索軍費二百萬。續
又于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之援案。五口通商定約者。
惟英夷一國。至二十五年。耆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二國
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啟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
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效尤。予頻年奉差赴滬。見
西門外洋樓絲亘。一如滬中。而自粵氛擾東南。淮鹽滯
銷。該洋人則自長江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往來任意。
甚至潛赴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有至省之鹽船。予奉委會同首縣駁回。所過
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于鴉片。近則
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置買貨物。亦復

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鈔行大錢之後。私鑄既多。官板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銅運。竝中國制錢亦捆載出洋。而國法壞矣。至于茶絲兩項之出口。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于外洋。而得其一坏之土。馴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閭室之一燈。今日銀荒。恐數十年後百貨俱荒。悉入外洋龍斷之藪。蓋利之所在。不奪不饜。故太史公讀孟子而以利爲亂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褫于利害。誠有見于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終。嗚呼。可不鑒諸。

中西紀事卷之四

江上蹇窳

漏卮本末

亞細亞洲之西南洋。有五印度者。卽西漢之所謂身毒。東

漢之所謂天竺也。

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同。韻此爲譯音之對音。

五印度總名西

南洋。一名印度海。其南印度有孟買者。爲入東南洋之咽

吭。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興都

哥士山爲界。

興都卽印度之對音也。

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

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一

并東中南三印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烟土。其出自孟加刺者曰公班。今所稱大土也。出自孟買者曰白皮。今所稱小土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爲藥材之產。而歲收其稅。其後流行入中國。吸食漸多。銷數日暢。于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無不爭種大小土以爲生涯。名曰波畢英之稅餉。歲增至一千數百萬。其初至關口亦照藥材上稅。每箱納稅銀三兩。自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行于各省。乾隆之末。粵督始聞于朝。嘉慶初奉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率暗中偷售。而其價益增。其初泊于澳門。繼乃移之黃埔。皆于貨物交易。

之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
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
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
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
達。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其銷數之暢
如故也。二年復奉

廷寄交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
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
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審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

土規則有關汎爲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于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一日。

朝廷憂之。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无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

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
時奉

旨交臺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于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嶠奏請申嚴鴉片例禁。給事中許球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

之地。况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為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已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窑口。護送之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原奏皆有姓名今節去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然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

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卽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云云。又另片奏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等因。奉

上諭。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无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窑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端。据實具奏。

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并議奏。

欽此。

此兼朱閣學原奏一并給發閱看其朱奏未之見也。

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

行。量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越二年遂有

欽派重臣赴粵查辦之事。

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

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連坐。奉

旨交各省督撫會議。並飭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販烟者

皆以死論。時江蘇巡撫林則徐。方內召入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

查辦。以是年冬月

陛辭。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省。

維時省中嚴拏販烟吸烟之犯。坐地夷人不敢包匿。於是外來躉船悉寄旋零丁洋面。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省。將欲開行。欽使欲窮治其事。爰咨會虎門水師提督及碣石鎮總兵統帶提鎮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艙。二月初四日欽使制府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各洋公司人等。於辜校其烟土存儲之實數。飭令即時稟覆。時義律先知其事。託以回澳門住冬。不至各洋觀望。推諉遷延不覆。大府趣之急。義律始乘舟來省。仍僵卧夷館。如弗聞者。適有奸商顛地等乘間脫逃。大府怒命拘治之。遂援照違抗封艙之案。

移咨粵海關監督將各洋住汨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而羈禁之。沙文者漢人之受雇于洋館充其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躉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之接濟。餉道垂絕。義律乃中悔之謀。于各商查明洋面躉船上所存之烟土。據實呈繳。計二萬二千八十三箱。飭卽駛赴虎門聽候收繳。是月二十七日。欽差大臣會同制府前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事稽查。于是前泊零丁洋外之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詳細驗收核數得實事竣。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出具永不售賣。

烟土。在事後犯者。人卽正法。貨船入官等因。切結。摺以奏
開奉。

旨所繳鴉片烟土。飭卽在虎門外銷毀完案。是役也。先期
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以宣

國威。其時觀者如堵。悉懼伏無異詞。且有敘入外洋新聞
紙中。以紀其事者。惟躉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而義律以
總攝大班。恥見挫辱。遂以此鼓動羣夷。教唆國主。于是燒
烟之衅成。而索逋之師起矣。

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土。歲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漸
多。則數千箱。至道光之初。則近萬矣。據西人所記。印度公

簿上每年出入之數。十二三年間。有二萬三千六百餘箱。十六七年間。多至二萬四千箱。是十九年所燒之烟。已得其一年之銷數。英商自稱破費一千二百餘萬員。卽彌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各洋貿易。遂以此爲大宗。而英吉利則稅餉之所自出。國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雪國耻。裕庫藏。又念非合從于外夷。不足以樹黨援。通聲氣。于是先將各躉船繳銷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萬賠償。據彌利堅人所稱。六百萬加以運費規費。及皆所得利息。皆在其中。故倍之以結人心。皆寫立會單。付各躉船。回至英國倫敦。英之國都。庫中交兌。諸番莫不欣感。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怵以生計之失。印度之民。

无不兇惡。時英吉利國王謀于上下兩議院。

上院大臣下院紳士見后

僉以此項貿易本干中國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

衙門遞稟求禁。於請禁印度人栽種波畢又地爾洼人時

在倫散作鴉片烟罪過論以爲既壞中國人之風俗。又使

中國人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國王聞而是之。然自

燒烟之信傳入外洋。茶絲兩項日見翔踊。銀舖利息長至

六分。義律遂以爲鴉片興衰實于國計民生。兩有關係。國

王惑焉。粵東欽使自銷毀鴉片之後。兩次照會該國王。始

則憚之以威。繼則懷之以德。而英人但貪其利。不計其害

也。

文忠二次照會英國王之書未見然据澳門月報言其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會英國王弟二封書足見其學

識長進之效。驗是當日未嘗不英之重鎮在于東印度之
加意懷柔以冀鴉音之戢也。

孟加刺其地合官兵土兵凡二十萬。又徵其鴉片之稅。以
充軍實。印度之民苦其悉索。而未嘗不利其懋遷。于是白
夷黑夷更番應募。不足則求援于佛郎西彌利堅等國。彌
利堅者素不善英所爲。謂既在中國貿易。即宜遵守中國
律令。鴉片本非教法中所有。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
物。罰其貨之三倍。入公之例相符。故英人之計不行。而佛
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來至香港。卒爲靖逆所聞。遂託
以居間講款爲詞。其事亦寢。當十九年。薙船之役。欽差大
臣林則徐奉

命授兩廣總督。是年夏秋之交，各洋艘先後來粵。制府先期傳諭洋行通事人等，令其停泊澳門洋面，待查明船內並無夾帶鴉片一斤者，方准進口開船。各洋唯唯如命。惟英之義律首先違抗，不聽查驗。遂有該國吐密嘩喻兵船二隻來粵，攔阻遵結之貨船，不令進口。于是示以兵威，一挫之于九龍山，再轟之于穿鼻洋，三逐之于尖沙嘴。見各會各

省文

中 叠經敗竄，乃駛出老萬山，踰年義律復行文照會，以

索償烟價爲名，制府回文責其不守臣節。

据英人在定海遞書內言二月

間遣使齎討烟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

天朝大臣男

憲回復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州四海兵精糧

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

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蓋此回復外夷之詞，不嫌俚

天朝請提神兵猛

俗遂据以奏聞。一面請

旨停其貿易。維時英人聞封港之令。輒將貨物載回本埠。轉以鴉片換入粵洋。悉由內地奸民漁船蟹艇分路傳送。粵中因有貨去烟來之謠。制府乃調撥師船沿海搜捕。船烟並獲。一日數起。義律見一切奸計皆不得行。于是有狡焉思逞之志。又見粵東自燒烟以後。海口嚴密。无間可乘。而閩浙之師起矣。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琦善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烟之價。相國許之。而義律又欲索香港全島。以爲貿易來往市埠。相國不答。遂有沙角大角之師。踰年春。

上命靖逆將軍奕山至粵統兵會勦時相國已受

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預爲先發之制遂破
虎門闖入烏涌卡座稱兵于省河夏四月英人攻城急城
外四方炮臺陷軍民重足股栗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言于
將軍參贊曰彼以索烟價來必得當而後去此未可以空
言撫也皆睥眄无以應次日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
軍以下皆皇遽失色謀于制撫制撫請先遣廣州府總城
出見義律而探之義律曰二萬餘箱之烟若固局中人耳
盍按價而稽之蓋十九年燒烟之役余葆純實隨欽使查
辦故義律以此間執其口也維時彌利堅人深以各躉船

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償。因余葆純固請裁減。乃勸義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一千二百萬。減半償之。遂罷兵。是役也。靖逆以通賄班師。有傷

國體。遂作爲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狀之求。已留爲異日再索之張本。而義律亦自此去矣。二十二年秋。濮鼎查馬利遜等稱兵。要撫于白門。遂索賂款二千一百萬。首列烟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也。次列商欠三百萬。以粵東原議不及商欠一欸也。至于戰費一千二百萬。則自人粵後。欲償其所失而取盈者也。維時靖逆遠在粵東。既不與聞。彌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濮馬等予取予

求不汝瑕疵。其議欵悉出自英使手定。三帥受成而已。當粵東議撫。尙能令各洋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今白門以五處馬頭二千一百萬之鉅欵。不特買得濶鼎。查一句恭頌語。自此法窮于夷。財盡于夷。漏卮之數不可收拾。于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衅端遂啟。因之三帥掩耳盜鈴。既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稅章。遂置此欵于不議。于是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而吸販之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羶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

准交易紋銀自茶絲弛禁通行。乃有番洋入中國者。又自五口通商。外洋獨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回本國。更易番洋。漏卮之弊。莫此爲甚。英人自五口通市以來。印度鴉片之稅。歲增至八千餘萬。見西人新聞紙中則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密販居奇。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于咸豐五六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爲辦公經費。其後江右粵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

扣稅歸款。

此見外洋月報言領事官出示云。

旋又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

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八員。浙之甯波有本地密戶。與洋商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厘金。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侵漁偷漏爲不少矣。八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渾其名曰洋藥。以昔年本照藥材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治罪外。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觔稅銀

三十兩。

據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斤粵東燒烟奏內稱日久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皆總其大率耳

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輸稅至崇文門及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為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易其各省關口于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到部文之日為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

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此鴉片廢興之本末也。

自上稅後別詳第十八卷

附錄黃侍郎

爵滋

請塞漏卮原奏

爲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事。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爲多。及辦奏銷。以錢易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者。今則視爲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而實未知其所。

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寘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俱係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與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于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隱。而死于家。必不願受刑。而死于市。況我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
聾振聵。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爲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
一年之內。尙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卽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于
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
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

例治罪。邇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孫不准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臣爲民生

國計起見。謹据實以聞。謹奏。

附錄林文忠公十九年粵東繳銷鴉片原奏

爲英吉利等國夷人震懾

天威將蕙船鴉片盡數呈繳。現于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滋蔓既久。幾於莫可挽回。幸蒙我

皇上渙號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銅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任。慮非闇昧所勝。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遠。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勤。盡泯畛域。下懷欽感。倍思并力。驅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密口烟販及吸烟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水陸交嚴。東路夷船及在省奸民。先後驅逐。節經奏蒙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已將會同籌辦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薨船二十二號已經陸續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船卽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思。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其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屬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徒。此次聞有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船發令駢逐。故先開動。退至向來所泊之洋面。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儲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但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即使驅逐於萬山之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內地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根。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都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儲。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論以理。而懾以威。臣林則徐旋譯

論帖責令衆夷人將躉船所有烟土盡行繳官許以奏
懇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賞稿以獎其悔愆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
者照

天朝新例治罪貨物入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卽
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論帖發給令其
賫赴夷船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令其卽日稟復
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備查洋外各國自公司設局以
後每年派有四等職夷常川守住洋行專司其事維時

臣等傳諭之後。各夷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則又推諉義律。另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義瞻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傳至公所。面爲曉諭。該義瞻等呈稟尙屬恭順。當卽賞給紅紬一疋。黃酒二罈。著令開導各夷。速繳鴉片。未據卽行稟復。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顛地等希圖乘間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卽行封艙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住泊黃埔之貨物。卽行封艙。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暗遞消息。亦令暫行羈禁。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

遠近要隘之區。俱令嚴爲防守。不許夷人往來。仍密諭
弁兵不得輕率肇衅。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
而該夷懷德畏威。固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
城夷館及黃埔澳門。與洋面壘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
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迭加示諭。勸戒
兼施。卽於二十三日。據實稟復。情愿呈繳鴉片。維時距
羈禁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船食物漸形窘迫。臣等當
卽賞給牲畜等物。二百四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窠數。經
義律向各夷反復推究。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十
三箱。查向來拏獲鴉片。各外夷原來之箱。每箱計土四

十包。每包計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日久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銷數核之。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臣等猶恐所報尙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商賈人等。僉稱外洋高大躉船。每船所儲亦不越千箱之數。是躉船二十二隻。核與所報銷數不甚懸殊。卽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俱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紮。凡防堵洋船查拏私售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推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旣頒尤須嚴密防範。前躉船二

十二隻。陸續駛赴虎門以外。臣關天培當卽督飭將弁領帶各營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當飭候補知府署南雄直隸州知州余葆純等分派大小文武員弁隨收隨驗。隨運隨儲。惟爲數甚多。所載之箱卽須數十隻。剝船始勇盤運。而自口門運至內地堆儲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速。草率收繳。又恐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收至三日後。先回省。臣林則徐自當常住海口。會同提臣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後。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所報是否相符。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夷人永不夾帶。

切結存案。以杜其復萌偷售之心。惟該夷等販賣鴉片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例內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卽予以正法。亦屬罪有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周知。今既遵例全繳。卽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天恩。免追既往。嚴禁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買貨。酌量

加賞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酌賞茶葉五斤。藉以獎其恭順之心。而堅其悔過自新之念。如蒙

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

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銷毀。以昭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具奏。並錄諭夷原稿及夷稟二件。恭呈

御覽謹奏。

按鴉片之入中國二百餘年。

鴉片之名見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明代已入中國矣

當其初。外洋不聞。居之以爲利。中國不聞。防之以爲害。以其爲藥餌之需也。自乾嘉之際。用之有具。吸之有癮。展轉數年。遂徧天下。外洋利其銷數之暢。則種者日蕃。販者日夥。故鴉片之入中國。實中國人自貽之毒也。夫物之毒人。無逾於鴉。而無日不流行於市肆間。自非遇

仇非自盡。未聞有受鴆之毒者。左傳言宴安鴆毒。宴安之利。則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比之於十殺一人之畏塗者。是則利人之物。苟不得其節。戕生伐命。無異於飲鴆而強死。然則人非自取其毒物。焉得而毒之哉。卽以外洋論。印度之種鴉片。販鴉片者。家爭其利。而吸食之禁。未嘗不嚴。據其月報所記。歷年銷數。入中國者。率居其十之九。其流行於外洋者。不過黑夷及交留巴等國而已。聞西洋取交留巴先以鴉片誘之。吸食然後乘其靡德而取之。故日本安南等國皆不與西人通市也。外洋不自吸。而以其所害者。貽中國。中國之關吏。洋牙。貪其私稅。抽分之利。而忘其害。故當繳銷。

鴉片之時。非獨外洋人以爲不便。卽中國之奸民。亦攘臂而欲爭之。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是則中國之害。雖自外洋貽之。而外洋之利。實自中國啟之。且英人自聞燒烟之信。舉國皇皇。皆以爲此非正經貿易。其曲在我。因請其國主先禁栽種。若乘此機會。照會該國。詢其關稅行用如何。擾累爲之酌量裁減。則義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辦此案。計其到粵未及十日。發令太早。蕪事過速。轉令善後事宜。益形竭蹶。漢臬錯之勸孝。景削七國也。曰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制使當日

燒烟之舉。母乃類是。故其請罪奏中。謂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趨。度非有不軌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師廢弛。彼強我弱。苟非迫於其勢之不可遏。毋甯沈幾觀變。以徐視吾力之所能爲。甚無取乎持之急而發之暴也。且法必先於內。而後及於外。今使發令之始。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吸者先嚴於官幕。販者先治其牙。審內地之禁。既嚴。則外來之烟自滯。然後仿鹽法之減價。敵私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數年。然後與之申明烟禁。有不羈首係頸而就銜。繼乎卽使。

其不便於大利之坐失。而別尋他衅。則其事亦必在數年之後。各省防範。皆如粵東。則反遲者。又安見其禍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語也。